

བོ་ཞིམ་ད་འཕྲུངས།

藏地

探秘香巴拉的雪山传奇

巴娃 / 著

扑朔迷离、纵横捭阖的藏地文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神秘的雪山深处、传说中的香巴拉
究竟是怎样的圣地？**

中国文史出版社



藏地奇兵

探秘香巴拉的雪山传奇

巴娃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地奇兵 / 巴娃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205-0073-9

I . ①藏… II . ①巴…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4632 号

责任编辑: 刘 夏

封面设计: 秋 雨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8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第一章	神秘的鼓声	001
第二章	雪山女神	041
第三章	古格秘道	058
第四章	扎巴战雪龙	091
第五章	神秘的阶梯	129
第六章	追踪	154
第七章	关角祭坛	174
第八章	威玛神杖	207
第九章	白玛神庙	237
第十章	桑吉河惊魂	266
第十一章	叛乱	290
第十二章	箭道	330
第十三章	雪龙谷	362
第十四章	香巴拉	379



第一章 神秘的鼓声

从一上车开始，马强的眼睛几乎就没离开过对面那位英俊的藏族小伙子。

从衣着上看，这位藏族小伙子和时尚的北京青年穿着没有多大区别，一身名牌休闲，有着典型藏族同胞的相貌特征，十八九岁的年纪，五官协调而又俊朗，又高又壮的个头，黑亮的头发微卷，一只耳朵上戴着纯银耳环，长长的睫毛，清澈的眼神似圣湖玛旁雍错里的水。

绝不是因为他长得年轻帅气的缘故，而是因为他脖子上挂的那颗古老的藏天珠。对于神奇的藏天珠，马强深有研究。马强保守地估计，那颗古董天珠绝对来历不凡，肯定是经高僧加持过，价值不菲，至少也值两百万，照目前的市场趋势，送拍的话，怕是五百万都打不住。这小伙子不一定知道他戴的这颗天珠的价值，这种情况不稀奇，民间把小老虎当猫养、拉着司母戊大方鼎送废品站的现象并不稀奇。

马强在北京开着一家古董店，以前主要经营明清瓷器，近几年转向佛教用品以及和藏文化有关的古玩杂项。对于古董的价值，马强还是颇有心得的。

藏族小伙子似乎也注意到了马强垂涎三尺的目光，他把藏天珠塞进了衣领深处，眼睛盯着窗外飞驰的景色，不再看马强一眼。

已经晚了，这颗藏天珠早已牢牢地在马强的脑海中定格。看不到藏天珠，马强又开始羡慕小伙子脖子上那串骨链，挂天珠用的，只露出一截。这是一串雕得十分精致的骷髅头骨链。马强断定，这肯定是人的头盖骨雕



出来的。从磨损程度和光泽上看，至少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古玩杂项里，骨雕类的串串链链也不少，什么象骨、牛骨……那些玩意儿和人的头盖骨比起来，可谓是天差地别，缺乏必要的硬度和光润，长期把玩出来的头盖骨雕，乍一看上去，似玉石一般润泽。马强在他朋友的店里曾经亲眼见到过一串古董头骨手链，标价十五万，成色和工艺跟这串比起来，明显地差着一大截。

这个小伙子的身份绝对不一般。上车那会儿，马强就感觉到了，一辆挂着军牌的奔驰，直接把他送到了站台上，车上下来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人，戴着墨镜，在站台上关切地叮咛着他，看上去他们的关系很亲昵。小伙子称呼她姑姑。他们讲的是藏语，马强长期在藏区收购古董，也是粗通藏语。车上跟着一名当兵的小伙子，利落殷勤地帮他们往软卧车厢拿行李，恰好和马强在同一节车厢。在车厢里，当兵的小伙子曾用威严的目光扫视过马强几眼。马强当过兵，能看明白那种眼神是什么意思：照顾好，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马强不屑一顾地回了他一眼，心里嘀咕着：“新兵蛋子，老子当兵那会儿，你还没生下来呢！”马强看上去三十来岁，实际年龄快五十了，曾经参加过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早些年就退役经商了。

“什么时候能到呀？烦死啦！”或许是无聊的缘故，梅青挤到马强的身边开始撒起娇来。

的确，从北京到拉萨的列车，是一段漫长而又枯燥的旅程。

梅青是一名三流舞蹈演员，三十多岁，个头挺高，身材保持得很好，五官还算标致，浓浓的妆痕似乎想遮住脸上的沧桑。梅青曾经为一些大牌唱歌时伴过舞，或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时常以舞蹈家自居，有时也会故作一副纯情少女的样子。虽然他们住在一起，在马强的眼里，她既不是老婆，也不算是恋人，尽管马强已经离了婚。这次马强去阿里的冈仁波齐神山朝圣，她非要跟着过来。

冈仁波齐是亚洲最著名的神山。据说最近神山显灵了，冈仁波齐山谷传出了神秘的鼓声，时隐时现，只有福缘深厚的人才能够听得到。苯教和藏传佛教都有大师推测说，那是神圣而又隐秘的香巴拉王国传出来的鼓声。于是，到神山朝圣转山和旅游的人们多了起来。虔诚的信徒们深信，这是

神灵的启示和召唤。四面八方的信徒和僧人，纷纷赶了过去，络绎不绝，仿佛又是一次宏大的圣会。每个人都希望能听到这神圣的鼓声，给自己带来吉祥和福报。

见梅青凑到自己身边，马强略显不耐烦地轻推她一把，对她说道：“西可西可。”马强的心思丝毫不在梅青身上。

梅青娇嗔地看着马强，问道：“又说藏语，什么意思呀？”

马强最近一直在学习藏语，言语间，便有意无意地卖弄一句。当然，他说的藏语东一句西一句，肯定是不地道的那种。

马强故意压低声音，说道：“当然是好话啦，是‘我爱你’的意思。”

梅青一听，很开心，轻轻地锤了马强一拳，说道：“讨厌！也不怕人家笑话。”说完，瞟了对面的藏族小伙子一眼。

藏族小伙子倒是真的笑了。他看了看马强，又看了看梅青，似是想大声笑出来，却又强忍住了。小伙子明白，“西可西可”是一句不常用的康巴藏语，意思是指“给老子滚开”，小伙子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马强注意到了藏族小伙子的表情，不失时机地拿起面前的一个苹果递给了他，热情地说道：“兄弟，吃个苹果吧？”马强倒不是非要和这个藏族小伙子结交，他心里合计着：怎么才能把这颗藏天珠弄到手，不管什么招，总得先和他混熟了。

藏族小伙子没有答话，用淳朴友善的目光盯着马强，摇了摇头。

马强大大方方地把苹果放了下来，接着又问道：“我叫马强，兄弟怎么称呼？能听懂汉语吗？”

藏族小伙子答道：“我叫杰布。扎西德勒！”一半汉话，一半藏语，汉话说得很标准。

马强朗声笑道：“杰布兄弟的汉话说得很好嘛，可以做中央台的播音员了，到哪下车？”

“拉萨。”杰布答道。

.....

马强很善于交际，不停地寻找话题，和杰布神侃起来。杰布的回答总是不长，显得有些拘谨，很有分寸，又不失礼貌。

原来，杰布是北大考古系的学生，放假了，回家看望阿爸阿妈。



梅青试图插话。马强不是把她的话题堵上，便是不理会她，一门心思放在杰布身上。

一会儿的工夫，马强和杰布便熟了，杰布也不再那么拘束。

梅青见插不上话，有些生气，脸一拉，脑袋歪向一边，开始跟马强怄气。

马强怕梅青乱闹，把好好的气氛给破坏掉，便开始哄着她。他抽出手来，轻轻地搂着梅青，故作温存地说道：“青青听话，别闹。”

梅青娇气地说道：“还叫我青青？昨天晚上我不是告诉你了嘛，叫我美多，美丽的美，很多的多。”

马强眉头一皱，又好气又好笑地说道：“前一阵子你不是让我叫你罗拉的嘛，怎么又改叫美多了？”

梅青神秘地笑了笑，说道：“这你就不懂了吧？美多是一个藏族名字。不信你问问杰布。”

杰布点了点头，说道：“藏语里的‘美多’有‘鲜花’的意思。”

梅青得意地看了马强一眼，说道：“这下你明白了吧？”

马强一听，有些哭笑不得，说道：“俺的亲娘！藏族同胞美好的语言全让坏人给糟蹋了。”

梅青打了马强一拳，顺势靠在了他的肩膀上，说道：“讨厌！在你眼里，好像人家什么都不是。快点，你叫一遍给我听听。”

马强迟疑着，怎么也叫不出口。

杰布乐呵呵地看着他们。

梅青又闹了起来，“快点嘛，不叫？我生气啦。”

好不容易和杰布混熟了，马强还真不乐意让梅青再来添乱，无可奈何地说道：“美多，美多，西可西可！”

梅青一听，很高兴，但还不满足，接着又说道：“这还差不多，你再给我讲讲你在越南战场上的故事，好不好？”

马强不耐烦起来，有些生气，说道：“我说你别闹了行不行？差不多就得了，闹个没完了还？我这正和杰布兄弟唠嗑呢，尽打岔！”

杰布看了看马强，好奇地问道：“你当过兵打过仗？”

马强得意地回答：“是呀！想当年，哥哥我在越南战场上差点没回来！”

杰布敬佩地看了马强一眼，没有说话。

马强敏锐地捕捉到了杰布的眼神。

梅青皱着眉头，说道：“让你讲你就讲一个嘛，这一路上闷死了，什么时候才到呀？就算是给杰布兄弟讲一个，消磨一下时间。要不是因为你当年当过兵打过仗，我才不会跟着你，追我的人多着哪！”

马强犹豫片刻，说道：“好！那就讲一段吧！我想想，讲哪一段呢？这样吧，干脆就给你们讲一段我终生难忘的故事！”

梅青拍着手掌，笑道：“太好啦！”

杰布期待和敬佩的眼神紧盯着马强。

马强长吸一口气，又呼了出来，似是一声长长的叹息。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笑意，变得有些凝重起来，眼睛在窗外不停后退的树木上看了一会儿，又回到了杰布的脸上，开始讲了起来。

“那是在一次战前动员大会上，每场大规模战斗打响之前，首长都要给我们做动员。每逢这种情形，战友们都明白，这一场战斗肯定会是惨烈的！我记得，那天，首长讲完话，诚恳的目光向全场扫了一遍，很关心地问道：同志们，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有的，就提出来！我保证，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同志们办到！”

梅青插了一句：“大家都提什么要求了？快说说看！”

杰布出神地盯着马强。

马强没有搭理梅青，点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憋了几秒钟才吐出来。车厢不让抽烟，马强的烟瘾不小，一直克制着，每次想抽的时候，都是去车厢的吸烟处。这一次，似乎忘记了这个规定。马强接着说道：

“战友们心里很清楚，这一去就是九死一生，可能再也回不来。可是没有人提要求，战友们都明白，如果能够活着回来，要求就不用提了；如果回不来，提那么多又有什么用？队伍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有位年轻的战友大声地说到：我就是想看看那个随军女记者的乳房！”

梅青哈哈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说道：“这个战士真够可以的！”

马强恼怒厌恶地把她推到一边，想要抡起巴掌扇她，又强忍住了，巴掌攥成了拳头，放在了大腿上，捏得紧紧的，微微有些发颤。

梅青也突然意识到自己嘲弄的语气有点过分，收敛了一些，追问了一



句：“后来怎么样了？”

杰布也忍不住问道：“后来呢？”杰布的脸上很是关切，眨着单纯好奇的眼睛看着马强，丝毫没有乱七八糟的杂念。

马强也感觉到了，杰布是个好孩子。年近五十的男人，经过了那么多的世事，已经不需要别人去表白，一言一行，便基本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秉性。正所谓：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马强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眼睛盯向了窗外，语速慢了下来，声音略显低沉，接着讲道：

“队伍里一片喧闹，有人开始起哄，有人始终默默无语。首长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虽然经过了那么多大风大浪，还是头一回碰到这样的问题。一时间不知如何处理。可是很快，整个队伍安静下来，全场鸦雀无声，静得像是死寂的坟场，喧闹突然间变得那么遥远。因为，因为那个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女记者，已经走到了首长讲话的台上，面对着整个队伍，默默地解开了她的上衣，她的眼睛里闪着泪花……”

说到这里，马强的声音有些哽咽，眼睛有些湿润。

车厢里出奇地安静，只有铁轨的声音在回响着，“克里克，克里克……”

控制了一下情绪，马强接着又说道：“先是首长，然后是战友们，所有的战友们，默默地举起了右手，向她的完美和勇气，向她的伟大和宽容，行了一个长长的标准的军礼！那场战斗，是当时最惨烈的，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最终我们胜利了！大部分人没有回来，那位提要求的战友，中学刚毕业，在战斗中子弹打光了，被五六个越南兵围在山角，他向着北方默默地看着最后一眼，拉响了腰间的手榴弹……”

听到这里，梅青略显夸张地抽泣起来。

杰布脸上的表情似是僵住了，眼睛一眨也不眨，半张着嘴巴，呆呆地看着马强。

马强已经从车窗外转过头来，他在面前的小桌子上用力地掐灭了烟头，擦了擦眼角，勉强地笑了笑，看着杰布，说道：

“那年我十九岁，大概像你这么大。那天，我就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那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女人的乳房，除了我妈的。战友们都很年轻，绝大部分没有结婚。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没有结过婚，极少有碰过女人

的。那个女记者，我一生也忘不掉，我一直都在思索她当时眼睛里的泪花，直到现在，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最让人琢磨不透的就是人的本性！好了，兄弟，别傻看着我了，睡会儿吧，路还长着呢。”说完，马强伸开手掌，在杰布的眼前晃了晃，然后笑了笑，侧身躺到了卧铺下床的空间里。躺下后，马强抬脚踢了踢梅青，说道：“你也上去睡会儿吧。”

梅青的面前已经扔了一堆纸巾，她站起身来，说道：“太感动了！你的战友们太伟大了！你也太伟大了！”

杰布这才回过神来，傻傻地“哦”了一声。此时此刻，他看着马强的眼神已经大不一样了，满眼的崇敬，似乎马强就是那位拉响手榴弹的无名英雄。

一路颠簸，快到拉萨的时候，马强终于和杰布成了亲昵的好朋友。

马强委婉地向杰布提出要求，想仔细看看杰布的藏天珠，杰布稍稍犹豫一会儿，便答应了。马强心里明白，杰布的的确确把他当朋友了，他知道一些藏人的习俗，佩戴的天珠或是护身符，除了亲人以外，一般不愿意让外人碰。

杰布告诉马强，这是小时候他阿爸送他的，他一直戴着。

这是一颗长圆柱形的九眼天珠，因为年代的久远，已经稍稍有些磨损，但是显得更加温润，似深邃的宇宙般，隐隐透着奇异的暗光，牙白色的线条微微泛黄，中间部分是黑白的图案，图案隐约是一只展翅的大鹏鸟。这只大鹏鸟的图案很奇特，长着三只翅膀。

挂着天珠的头骨链，雕刻得十分精致，头盖骨被雕成一颗颗如黄豆般大小的骷髅头，用一根奇怪的细线穿着。马强仔细辨认了一会儿，没认出来是什么材料，漫不经心地顺口问了一句：“这是什么绳子穿的？”

杰布平静地答道：“阿爸说，这是龙筋。”

听了此话，马强双手一抖。

梅青抢着要看，马强出于对杰布的尊重，把梅青推开了。

梅青噘着嘴，不服气地说道：“有什么了不起的，一颗破珠子，我还不稀罕看哪！”

马强眉头一挑，不屑地说道：“什么？破珠子？实话告诉你，这样的



宝贝，让你看一眼，那就是你的缘分和福气！懂什么呀你！”

梅青好奇地问道：“有那么神？那你给我说说，天珠到底有什么好？”

马强爱不释手地把天珠递给了杰布，然后说道：“今天我马强也算是开了眼，心里高兴，就给你上一课。天珠又叫天眼珠，这可是喜马拉雅山域特有的稀有宝石，藏密七宝之一、藏传佛教的圣物、苯教的法器之一。尤其是老天珠，那可是藏区充满神秘色彩的无价之宝！藏民们一直把它看作天降石，上天赐予的吉祥宝物。在他们眼里，比钻石还珍贵。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爱上这宝贝了。据小日本科学家研究，天珠是几千年前太空陨石撞击喜马拉雅山时，产生的十四种火星元素，据说其中的镱元素磁场能量相当强，戴着它会产生不寻常的感应。老天珠大多经高僧加持过，有灵气。藏民们坚信：天珠有神奇的力量，可以趋吉避凶、消灾解难，还可以保佑主人获得福报、功名和财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贝。所以，藏区自古就有‘一珠易良马，三珠抵高楼’的说法。我听朋友说，早期的苯教法师在墓园里修行，到了一定境界才会有天珠掉落。”

梅青惊道：“哇！这么神奇？马强，我也要你帮我买一个。”

马强笑道：“切！帮你买一个？我还想买一个哪！哪买去？几百年前就绝矿了，碰到颗新的，比登天还难！人家的老天珠，谁又卖给咱？”说完，马强轻描淡写地扫了杰布一眼。

杰布淡淡地笑着，不动声色。

梅青起哄道：“不如把杰布兄弟这颗买了吧，杰布兄弟开个价。”

杰布脸色一变，有点生气，坚定地摇了摇头。

梅青咬了咬牙，一副不到手不罢休的样子，说道：“这样吧，兄弟，你这颗就让给美多姐姐吧，姐姐给你出一万！不少了！可以帮你女朋友买一颗不错的钻戒了。”

杰布轻轻地笑了笑，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说道：“我没有女朋友。”

马强看在眼里，笑着对梅青说道：“歇会儿吧你！寒碜兄弟哪？别捣乱了！给你讲个天珠的传说故事。”马强岔开了话题。

梅青也便放弃了买天珠的念头，真要让她掏一万块钱出来，她还舍不得。梅青笑道：“好呀，好呀！快讲，快讲！坐了一路的车，快憋疯了。”

马强说道：“在藏区，关于天珠的传说也不少，我讲一个我印象最深

的吧。”

梅青打了马强一拳，说道：“讨厌！尽卖关子，快讲吧你！”

马强清了清嗓子，讲了起来：“相传在公元……公元……公元几千年前吧，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发生了空前大灾难，瘟疫流行，灾情十分严重！当时曼殊室利佛正好经过喜马拉雅山上空，曼殊室利佛也就是文殊菩萨的前身。佛亲眼见到了百姓的惨况，心中顿时无限悲悯，便撒下‘天华’救度众生。凡是捡到‘天华’的灾民，疫病很快好转，不治而愈。当时撒下的‘天华’正是目前我们所谓的天珠。”讲完，马强喝了口水，便不再言语。

梅青急着问道：“讲完啦？”

马强答道：“完了！”

梅青说道：“就这故事呀，我当又有一场什么战争呢。不好听，老套路。”

马强说道：“不喜欢听就不听，又没求着你？歇着去吧。”

梅青说道：“我不！”

马强冲梅青使了个眼色，说道：“听话！我和杰布兄弟唠会儿嗑呢。”

梅青倒也机灵，犹豫片刻，说道：“好吧，不和你们这些臭男人混在一起，我出去透透风。”说完，便站起身来。

马强笑着说道：“别瞎跑哈！出去之前先学一句藏语，‘乌哈哪里’，记住喽，情况紧急时，就扯破嗓子喊！”

梅青问道：“什么意思呀？”

马强说道：“好汉饶命！”

梅青故意瞪了马强一眼，然后开心地一笑，转身出了车厢。

马强冲着杰布笑了笑，说道：“杰布兄弟，哥哥这藏语说得还行吧？”

杰布皱着眉头，哭笑不得地说道：“你这藏语说得……说得……我从来都没听过啊！”

马强哈哈一笑，说道：“我所学的，也是半路捡来的，跟他们喝酒时切磋出来的！好了，不扯这些没用的。俗话说得好：相识就是缘！哥哥我下了车，先去布达拉宫转一圈，然后还要到阿里去。兄弟是拉萨市的？”

杰布惊讶地看了马强一眼，笑道：“真巧！我也要先到布达拉宫朝圣，然后回阿里。我家在阿里。”



马强哈哈一笑，把手伸到杰布面前，说道：“还真是缘分哪！哈……跟哥哥一起走吧，从拉萨到阿里还有1700千米的路程，人多不闷，一路上互相也有个照应。”

杰布笑着握了握马强的手，说道：“谢谢了！我姑姑已经安排好了车子，送我回去。”

马强乐得合不拢嘴，他把手收了回来，说道：“那我们就沾点光，搭杰布兄弟的便车，咱们一起去阿里，你看行不行？”

杰布爽快地点了点头。

西藏军区某部指挥部会议室。军区、边防武警部队、自治区公安厅的同志会聚一堂，气氛显得稍有点紧张。

众人听完了作训参谋王志军少校综合详细的情况综述之后，每个人都皱起了眉头，心里思忖着，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前不久，先后有两支秘密入境的武装小分队，从尼泊尔边境悄悄潜入我国阿里境内，化装成朝圣者，绕道冈仁波齐，神秘地消失在雪谷之中。他们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早已被机警的边防部队察觉。先前的两支小分队共十人，消失之后，最近又派出了第三支七人小分队，赶往了同一个地方。

军区的领导在接到部队报告的同时，也接到了自治区公安厅的情况通报。军地领导们对这个情况十分重视。

原因有三：其一，他们故意从尼泊尔境内潜入，显然是为了混淆视线，企图嫁祸尼泊尔。其二，平时虽偶尔有边境渗透的情况发生，大多是出于侦察和扰民的目的，发现被我方盯上之后，很快便逃了出去。目标也比较模糊，哪里薄弱便从哪里潜入。这一次却一反常态，既不扰民，也不侦察我方的军事目标。其三，三支小分队均绕道冈仁波齐，消失在地形恶劣、人迹罕至的雪谷无人区，那里并没有任何军事目标。显然，他们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开始，边防部队提出请求，要消灭他们，被军区首长制止了。灭掉他们像踩死几只蚂蚁一样容易，问题是首先得搞清楚他们的真实意图。

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那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根据侦察到的情报反馈，这三支非法入境的小分队很可能是黑鲨雇佣军部队。据国外媒体报道：黑鲨雇佣军是国际特种部队中的精英，战斗能力很强，战功显赫。曾经在某次任务中以少胜多，十几人的队伍打死过数十名对手，自己却无一伤亡。他们曾经也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安置过高灵敏度的侦察设备，监视中国边境部队动向，而且经常对中国领土实施有限的越境侦察行动。

“灭了这群兔崽子！”诺日朗一声激愤的怒骂，打断了众人的沉思。诺日朗是西藏军区赫赫有名的优秀藏族军官，猎豹侦察连的上尉连长。

军区副司令员木危诺少将恼怒地瞪了他一眼。

诺日朗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和冲动，窘迫得脸腾地红了，局促不安地低下了头。自己只是猎豹连的一名上尉连长，还是头一回列席这么重要的会议。

木危诺少将把手中的茶杯重重一放，生气地说道：“匹夫之勇！就你爱打仗！当年要是修好了青藏铁路，老子打到新德里，饮马印度洋！”木危诺少将出身农奴，后来参加了解放军，是在部队成长起来的优秀藏族军官，智勇双全，曾经参加过1962年的中印自卫反击战。

当时的中印之战，印军动用了三十余万人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四万兵力，轻武器为主，四路出击，气吞山河。西线从错那攻达旺、邦迪拉；东线从察隅进攻；中间两路从墨脱沿雅鲁藏布江往下游打；还有一路沿苏班西里河推进。风卷残云一般，只用了一个月便基本收复失地。其中有支精锐部队防守的西山口，印军修筑了坚固的军事堡垒，扬言，解放军想要攻下来，至少需要半年时间。结果一个早上，就被解放军拿了下来。英勇的解放军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和胜利，迅速击溃印军，战事只进行了十多天，先头部队便打到了距新德里300多千米的地方。当时新德里一片慌乱，大街上修筑了工事，市民们争相出逃。部队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这才撤了回来。

这场战争中，解放军的后勤补给和伤员运输十分困难，基本靠的是身背肩扛，补给线太长，一发炮弹，从拉萨背到前线需要两个月的时间。热爱家园的藏民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支持参战部队收复被侵略的藏区土地。

光支前的牦牛就有三万多头，家家户户出人出力，十二三岁的孩子也帮着运物支前。德东下边有位四岁的小男孩，背了四筒罐头，有八斤多重，他的阿爸阿妈背着沉重的物资牵着他的双手，全家人一起翻山越岭。

“众人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说出来，一起研究一下。群策群力是我们的老传统了，不要紧，大家畅所欲言。”主持会议的刘副政委微笑着，开始发言，也打断了木危诺少将的沉思和回忆。

“会不会是和最近风传的冈仁波齐的鼓声有什么联系？”公安厅的一位同志提示着问道。

众人的眼光一起聚向了主持会议的刘副政委，显然，大家都想到了这一点。

刘副政委看了看大家，说道：“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不排除任何可能。至于鼓声一说，我也有所耳闻。不管怎么样，采取什么办法，一定得摸清他们的真实意图！”说到这里，刘副政委看了看自治区公安厅的许副厅长，笑着问道：“说说看，你这位刑侦专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许副厅长笑道：“刚才王参谋已经把情况叙述得很详尽很清楚，分析得很透彻。想必两位将军早已经胸有成竹，我们坚决支持军区领导的决策。况且，赫赫有名的猎豹侦察连连长坐在这里，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原打算派出侦察员协同军区行动，现在看来是多余啦。哈哈……”说罢，许副厅长大笑着，指了指诺日朗。

在神秘的雪域高原，西藏军区有一柄利刃，这就是名震中外的特种部队——猎豹侦察连。连长诺日朗曾经率队在国际侦察兵竞赛场上，获得外军组团体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有国外的军事专家分析说，这是中国军队专门用于对付中印边境特种部队渗入的杀手锏。

众人的目光，纷纷投向了诺日朗。

在训场上似猛虎一般的诺日朗，此时羞涩得如同一名大姑娘，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刘副政委笑了笑，说道：“看来我们是不谋而合了。”

军区副司令员木危诺少将看了看诺日朗，随即目光转向少校参谋王志军，命令道：“通知一线各边防部队，加强戒备，密切注视边境动向。”

王志军啪地一个立正，答道：“是！”

本危诺少将再次把目光转向诺日朗，说道：“别像个大姑娘似的，平时训练场上的威风哪去了？让你列席会议，就是为了让把情况掌握得更清楚。我命令：猎豹连立即组建侦察小分队，务必搞清楚非法入境人员的真实目的！”

诺日朗立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啪地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势，洪亮、干脆地答道：“是！”

本危诺少将接着又补充道：“人员由你挑选，具体行动计划，由参谋长亲自向你下达。行动要快，行动中严格执行军队纪律和党的宗教政策！”

“是！首长，坚决完成任务！”诺日朗行了一个军礼，利落地答道。

次日，由诺日朗上尉带队的五人侦察小分队，化装成朝圣者，按照拟订的计划迅速赶到了冈仁波齐山谷的预定地点。

冈仁波齐是冈底斯山脉的主峰，峰顶终年积雪，洁白晶莹，似是青藏高原上一枚巨大的水晶钻石。四周护绕着的群峦，如同神圣的八瓣莲花。雪峰白云缭绕，威凌万峰之上。南面与“圣母之山”纳木那尼峰遥遥相望，两峰之间是圣湖玛旁雍错和鬼湖拉昂错。东边的万宝山，传说是佛祖释迦牟尼踏过的神山。西面为度母山，北面是护法神大山……周围的群峰像恭顺的臣民，向主峰冈仁波齐低头朝拜。

这是一座高悬于信仰者、崇拜者和赞颂者，高悬于圣徒和凡夫俗子心中的圣洁之峰。自古以来，冈仁波齐和玛旁雍措湖就被许多教派誉为神山、圣湖，更是把它看作圣地和世界中心，这里是他们心中的“麦加”，到神山朝拜是信徒们一生的梦想，朝拜之后是他们一生的荣耀。传说到冈仁波齐转山，可以洗去一生的罪孽，可以免受轮回之苦，可以立地成佛。神山圣湖周围，寺庙林立，古迹众多，流传着无数神奇美妙的传说。数千年来，信徒们络绎不绝的朝拜，更使它的神采光耀炫目。

猎豹小分队到达的这个位置，是被人们称之为“死亡谷”的地方。远远看去，似是有许多垃圾，走到近处才知道，只是些衣物。据说，转山的人们把衣物丢在这里，象征死过一次，所有的不幸，全部留在了这里，丢